



嫌われ松子の一生

被嫌弃的
松子的一生

[日] 山田宗树 著

王蕴洁 刘珮瑄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 (日) 山田宗树著; 王蕴洁, 刘珮瑄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11-4784-5

I. ①被… II. ①山… ②王…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5125 号

嫌われ松子の一生 (山田宗樹著)

KIRAWARE MATSUKO NO ISSYOU

Copyright © 2003 by YAMADA MUNEK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Inc., Tokyo,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tosha, Inc. through Discover 21 Inc., Tokyo.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字翻译权由皇冠文化集团独家授权使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7-568

BEI XIAN QI DE SONG ZI DE YI SHENG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日] 山田宗树 著 王蕴洁 刘珮瑄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邓敏 周轶
责任校对 汪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6mm × 21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8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784-5
定 价 45.00元

目 录

第一章

骨 灰

003

第二章

流 转

097

第三章

罪

191

第四章

奇 缘

273

第五章

泡 影

357

末 章

祈 福

395

后 记

407

参考文献

408

摘自平成十三年（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一日的新闻报道

足立区日出町公寓内发现女尸

十日上午九点左右，东京都足立区日出町公寓光明庄一〇四室，公寓管理员接获通知，从该户敞开的门中发出恶臭，经察看后，发现室内躺着一具中年女尸，随即向警方报案。根据警方分析，死者是独自居住在该户的五十三岁女子。尸体的衣着整齐，但全身有曾经遭受暴力攻击的痕迹，经解剖后发现，死因为内脏破裂导致的失血死亡。因此，警方认定为杀人事件，正展开深入调查。

第一章

骨
灰

我离开门上的猫眼，然后，压低嗓门，转头对客厅的方向说：“赶快穿衣服。”

“谁啊？”

“先别问了。”

我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服装。下面穿了一条短裤，上半身是玛丽莲·梦露的T恤。嗯，完全没有问题。

门铃又响了。虽然我也曾经考虑过假装不在家，但我还不至于这么不孝。

门铃响个不停。

我下了决心，取下门链，打开了公寓的门。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黝黑额头上的汗水。面前的这个男人之所以不擦汗，是因为他双手抱着一个用白布包着的箱子。

我一言不发地望着他。在高温三十二摄氏度的天气下，此人身穿老鼠色西装，捧着一个用白布包着的箱子，右肩上背了一个咖啡色的大背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汗水流进了眼睛，他那双细长的倒吊眼睛眨了好几下。两片厚唇依然横在脸上，但小平头中夹杂了许多新增加的花白头发，身体也好像缩小了一圈。

“最近好吗？”老爸冷冷地问我。

“你怎么突然来了？”

“嗯，我来这里办点事，顺便有事拜托你。”老爸看了一眼箱子。

“要来之前，也打通电话嘛。”

“我可以进去吗？没想到东京这么热。”

我回头张望了一下说：“进来倒是可以……”

“你怎么了？说话干吗吞吞吐吐的。”

“我有朋友在家里。”

“那更要去打声招呼。这个先帮我拿一下。”

老爸把箱子塞到我手上，没想到竟然出乎意料地轻。箱子略微倾斜时，轻轻发出“咣当”的声音。

“这是啥啊？”

“骨灰。”老爸脱下皮鞋回答道。

“谁的？”

“我姐姐的。”

“那就是我的姑姑喽！我还以为老爸那里的亲戚只有久美姑姑而已。啊，你等一下。”

老爸不理睬我，经过我的身旁，往狭小的厨房走去。他依旧这么我行我素。

“哇，真凉快。”老爸站在客厅门口，正准备脱下西装，却停下手，随即又穿了回去。回头看着我。他瞪大了细长的眼睛。

“我刚才不是说了，我有朋友在。”我大步超越了父亲。

明日香穿着白色短裤和橘色背心，正襟危坐在地毯上。还好她动作利落，已经穿好了衣服，如果被老爸看到她浑身上下只穿一条内裤躺在钢管床上，可能会因为心律不齐倒地吧。

明日香双手放在膝盖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鞠了一躬说：“伯父好。”

她一低头，背心胸口处垂了下来，露出洁白的乳沟。

老爸慌忙移开视线。

“呃，这位是渡边明日香，我大学的同学。”

明日香挑着眉毛看着我，柔软的双唇无声地动了动：“同学？”

我对着明日香偏了偏头。

“我老爸。”

明日香再度挤出笑容：“我叫渡边明日香，小女子不才，请多关照。”

她哪里学来这些咬文嚼字的话？

老爸虽然点着头，但一脸困惑，仍然回答说：“彼此彼此。”立刻用手背拍了拍我的手臂。

“好痛啊。”

“既然女朋友在家，就说清楚嘛。”老爸垂着嘴角。

“伯父，您要不要喝点凉的？”明日香站了起来。

“不用忙着招呼我。如果有啤酒的话，给我来一杯吧。”

明日香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老爸愣在原地，一副搞不清楚她为什么发笑的表情。

我在老爸面前坐了下来，把装着骨灰坛的箱子轻轻放好。

“你不要站着，坐吧。我家没有坐垫。”

老爸环顾房间，盘腿坐了下来。这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房租六万五千日元，在距离 JR 西荻洼车站十分钟路程的地方，以这个价钱来说，算是普通水平的房子。每个月的房租都是家里寄来给我，但生活费要靠自己打工和奖学金搞定。这是我来东京时，和家里的约定。

“房子整理得还蛮干净的嘛。”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

明日香拿着罐装啤酒和杯子。但只有一个杯子。

“你们怎么不喝？”

“我们是未成年。”

老爸点着头，似乎并没有发现未成年人的家里为什么有啤酒这个矛盾点，说：“你刚才说，有事要找我？”

明日香双手捧着啤酒罐，说：“伯父，请用。”

老爸的表情似乎放松了一下，但可能只是我的错觉。他顺从地伸出杯子，看着啤酒倒入杯中。等明日香倒完之后，老爸轻轻地举了举，表示感谢，就仰头一饮而尽。

“真好喝。”

明日香立刻帮他倒了第二杯。

“所以呢，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就是这件事。”老爸用下巴指了指骨灰坛。

“你可不可以说清楚点，你每次说话都过度省略。”

“笙，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伯父说话？”明日香气鼓鼓地说。

明日香没有化妆，一头短发也没有染过。她并不是那种不需要化妆的美女，皮肤白皙，配上一双眯眯眼，有一种纯和风的素净。不过，她开怀大笑时的表情超级可爱。

“啊，没关系，没关系，笙以前就这样。”

听老爸这么说，明日香嘟起嘴，点点头。

“我姐姐叫松子，比我大两岁，今年应该五十三岁了。她差不多在三十多年前就突然失踪，之后杳无音讯。三天前，我接到东京警察局的电话，问我是不是川尻松子的家人。”

“为什么是警察……？”

“因为，她被别人发现死在公寓里。”

我瞥了一眼骨灰坛。

“孤独而死吗？”

“不，听说是他杀。”

“他……他杀？”

“她身上有严重的伤痕，死因是内脏破裂。”

“谁干的？”

“凶手还没有找到。”老爸再度把杯中的啤酒喝干了。明日香愣了一下，又为他倒了一杯。

被冷气冷却的空气似乎比刚才冷了。

“啊！”明日香叫了起来。

我和老爸同时坐直了身体。

“对了，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说是在日出町的公寓，发现了中年女子的尸体。

因为身上有遭受暴力攻击的痕迹，所以警方认定为他杀，准备展开调查。该不会就是……”

老爸皱着眉头：“真是的，临死还给人添麻烦。”

“松子姑姑到底是怎样的人？我还以为我们家在东京没有亲戚呢。”

“她是个令人头痛的姐姐。算了，这件事就别提了。我想叫你去你姑姑的公寓整理一下，准备退租。”

“整理？”

“我工作走不开，明天一大早就回去。今天一整天都在忙火葬的事，根本没时间处理公寓的事。我已经和房屋中介公司谈好了。”老爸从西装口袋摸出一张折成四折的便条纸。

我一脸不悦地接过便条纸，打开一看，上面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着“光明庄一〇四室”。虽然觉得老爸的字还是这么难看，但如果我说出来，一定会被明日香吐槽说“比你的字好一百倍”，所以我只能把话吞了回去。便条纸的角落印刷着“前田不动产”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地点似乎在北千住车站前的商店街，从西荻洼出发，要搭总武线到秋叶原后，再转山手线和常盘线才能到达，要花不少时间。

“我又不是闲着没事做。”

“骗谁啊，你明明就很闲。”

我狠狠地白了明日香一眼。

“况且，松子姑姑为什么会突然失踪，至少也该说给我听听啊。”

“你不必知道。反正，她是川尻家的耻辱，就这么简单。”老爸愤愤地说完，紧抿着嘴巴，不再说话。

我叹了一口气，将身体向后仰，双手在身后支撑着身体。

“你今天要住哪里？”

“……我会去找饭店住。”

“那就好。”

老爸用欲言又止的眼神看着我，我把头转向一旁。

室内再度陷入寂静。老爸“嘿咻”一声，站了起来。

“就是这件事。谢谢招待。”

“伯父，你要走了吗？”

“我怕太打扰你们。”

“怎么可能打扰。”

老爸看着我。

我一言不发。

老爸抱着骨灰坛走向门口。在他穿鞋子的时候，由我拿着骨灰坛。我明明
拿得四平八稳，却听到“眶当”的声音。

“你多保重。偶尔记得打电话回去，你妈很挂念你。”

“哦。”

老爸抱着松子姑姑的骨灰坛走进艳阳和蝉鸣声中。老爸的背影比以前小了。
我怕他回头看我，赶紧关上门。

回头一看，发现明日香正狠狠地瞪着我。

“干吗？”

“你爸难得从福冈来东京，你为什么不留你爸住下？他一定想和你好好聊
聊。我觉得你爸好可怜。”

“没关系，我家的人都这样，我们父子根本没有促膝交谈的习惯。”

“至少应该送他到车站吧。”

“没关系啦。”

我左手搂着明日香的腰，把她拉了过来，右手抚摸她的胸部。

“我们继续。”

明日香用力握着我的两只手腕，把身体抽离。

“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明日香转身走进客厅。我追了上去，从背后抱住她。明日香转过头“啪”

地给我一记耳光。过了一会儿，我才感觉到左脸热热的。

“别闹了！你不要以为只要摸摸胸，我就会感到舒服！”

明日香用力抿着嘴唇，撑大鼻孔。

我垂下双眼。然后，又偷偷抬眼观察明日香的表情。

“对不起，我错了。”

明日香双手叉腰。

“我最讨厌不孝顺父母的人了。”

“我哪有不孝顺他们？”

明日香捡起掉在地上的便条纸。可能是我刚才搂她的时候掉下来的。

“总之，一定要完成你父亲交代的事。先去这家房屋中介公司就可以了吗？”

“明日香，你也要去吗？”

明日香抬起头，斜眼瞪着我。

“你不愿意吗？”

“不是我不愿意，那是命案现场，你不害怕吗？”

“被杀的是你姑姑。”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况且，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号人物存在，对我来说，根本和陌路人没什么两样嘛。”

眶当。

突然，耳朵深处响起骨灰坛的声音。

我感到不寒而栗，吞了一口口水。

“……不，说她是陌路人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明日香愁眉不展地说，“老实说，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时，我就很感慨。”

“感慨什么？”

“那个被杀的女人，五十多岁了，孤苦伶仃的，最后用这种方式离开人世……我不得不去思考，不知道她过的是怎样的人生。”

我在心里“哇噢”一声，我又发现了明日香全新的一面。

“你干吗一脸呆相？”

“明日香，你每次看报上的命案新闻，都会有这种感慨吗？”

“也不是每一次啦。”

我笑着戳了戳明日香的鼻子。

“明日香，你真是个怪胎。”

明日香一脸快哭出来的表情，我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露出这种表情。

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〇年）十一月

我从车窗上移开视线，抬头看着网架。隔着网架，可以看到旅行袋的底部。这个旅行袋，父亲用了多少年？从我懂事开始，家里就有这个旅行袋了。每当父亲提着这个旅行袋出门，当天晚上就不会回家。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吃晚餐、洗澡、睡觉。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每次目送父亲提着这个旅行袋远去，总会有一种寂寞的、松了一口气的奇妙感觉。如今，当我长大成人后，也开始使用这个旅行袋。

我看着天花板上的电风扇。因为季节的关系，目前并没有使用。一只苍蝇飞过电风扇旁。我的目光追随着慢慢飞去的苍蝇，右手摸着小腹。我知道这个动作很不雅，但如果不这么做，真不知道剩下的一个多小时旅程该怎么撑下去。老实说，我很想松开裙子的腰带，只是我还不至于这么不在意自己的形象。

看了一眼手表。刚好傍晚五点。列车停靠在这个车站还不到一分钟。

“川尻老师，你喜欢旅行吗？”

听到身旁的声音，我不禁坐直了身体。

“喜欢。但我几乎没什么旅行的经验，上一次旅行是高中的修学旅行。”

“修学旅行去了哪里？”

“京都和奈良。”

“好玩吗？”

其实，那次我在电车上吐了一地，之后，同学还帮我取了“呕吐尻”这个难听的绰号，但我回答说：“对，很好玩。”

“很好。修学旅行就是为女生举办的。男生在上班后，经常会四处旅行，但女生结婚走入家庭后，很少有机会出门。”